# **读《婚姻的烦恼》有感**

姓名：陈茜

学号：15331028

学院；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一书中才女苏文纨有句广为流传的话“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而他自己的婚姻 却是个例外：钱钟书与杨绛，两位大师的携手相伴或许才是对婚姻的最好注脚。杨绛层度到以为英国作家概括的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过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从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她将这段话念给钱钟书听。钱钟书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融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在他们彼此眼中，爱情总是闪现最初的模样与光芒。

而大多数人的感情却没有这么的顺畅舒服，浑然天成。

我们一旦开始谈恋爱，就总是想要把两个人看成一个人。“将你心，还我心，始知相忆深”这样的美丽的诗句，通常来自于这样的事实：你在苦苦思念，想他想的掉眼泪，他在呼呼大睡，同时还咯吱咯吱地磨着牙，流着口水。你们的心能交换吗？能交换就好了。该是知道绝是不能的。

举一个古时候的例子好了。元稹是大名鼎鼎的风流才子。“拂墙花影动”写给用才貌倾倒他的崔莺莺，“元白之谊”是讲元稹与妻子韦丛的半缘情深。《寄旧诗与元微之》又写给风韵不减、从容优雅、才情卓异、非同凡响的薛涛。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为之潸然泪下，为之深情而感动不已。因为此诗，曾以为他用情专一，痴情罕见，不由敬佩。 可读罢他与薛涛的故事，虽不至于说他无耻，但由此对他的好感尽失。再读此诗，却感觉他实在是虚假万分，虚情假意到令人不屑。更是为薛涛的遇人不淑和错爱，倍感惋惜痛心。 元稹实是薄幸寡恩，既不想与薛涛相伴终生，既不想救她于水火，又何苦给她希望和幻想，令她刻骨铭心地朝暮思念。与此同时又与名妓刘采青私交甚笃、如火如荼。哪个女子还能念出“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只能说，“羞！羞！羞！”

而今长久以来，为了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对于家庭的赞美与讴歌所占的比重曾经比每个人需要的都长。婚姻的地位被拔得太高，导致了一种普遍的认知错误：婚姻是神圣的，父母是正确的统治阶级。这种认知错误让大部分人为了婚姻放弃了自我的需求。

这是最自由的年代，这也是最不自由的年代。与爱好和友谊相比，在进行疑惑中的自我探索时，直截了当而缺少思考的男女关系的入门门槛实在太低。它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能力与热情，只需要更多的荷尔蒙，就能给生活注入新鲜、刺激的感觉。所以男女关系本身变得更加轻易，人们开始不愿意在婚姻里凑合，不再把乏味的婚姻坚持到底。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如果我们的社会要求所有人都忠于婚姻，感情认真，从一而终，那么会有人出轨，有人打破婚姻。而若我们不把离婚当作一件极其重大且严重的事情去看，那么会有更多更多的婚姻关系走向破裂的终点。

不管以什么形式在一起的两个人，都多思考点人是独立个体，尊重彼此的个性，不要让对方和自己变成婚姻里或是婚姻外浑浑噩噩过一辈子的可怜人。

无论婚姻内外，在这种男女关系中，提升自己，享受生活，对爱人忠诚，对家庭热忱，大约是保持生活快乐的一味良方，与诸君共勉。